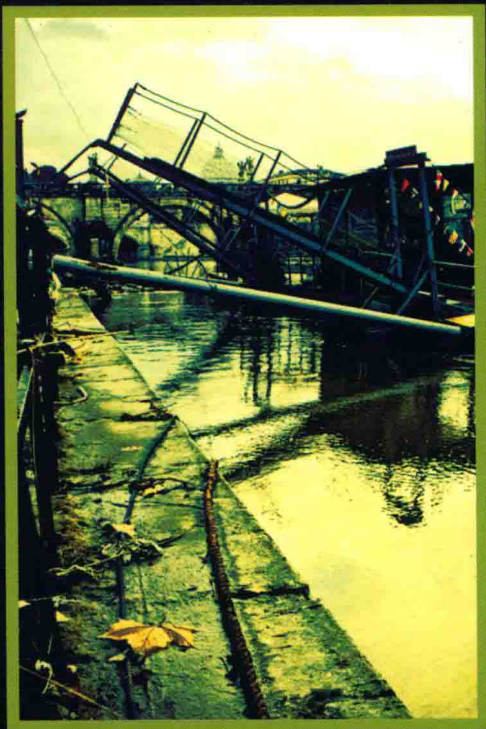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

李重民 / 编译

六
RIBEN
HUOJIANG
TUILI XIAOSHUO
XUAN



豆瓣网、当当网、卓越网、腾讯网倾力推荐

独树一帜的推理与惊天动地的诡计

领略非凡智慧中的解谜游戏

大师的魅力无法阻挡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

李重民 / 编译



RIBEN
HUOJIANG
TUILI XIAOSHUO
XUAN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. 6 / 李重民编译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-7-5108-2939-0

I. ①日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81708号

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. 6

作 者 李重民 编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32 开
印 张 9.5
字 数 17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939-0
定 价 3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华丽的盛装 精彩的谜题（代序）

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季节，穿上华丽的盛装，参加各种盛大的舞会，抑或是一场假面舞会，因为面具后面的你，遮挡着神秘和揣测。还有一种玩法，当你不想去参加舞会，喜欢锁上门独自宅在家里享受寂静，此时，何不戴上一个面具，把自己置身于想象中的场景，做一次侦探，或者用一次侦探的思维，推理一场精彩的谋杀案。

日本是盛产推理小说的国度，每年出版的推理小说数量惊人。有名的作家一般一年不会少于一部作品问世，多的一年能出版十部以上。日本推理小说能够有这样长足的发展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各类推理小说奖项，这为推理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说起日本推理小说的奖项，比起欧美侦探推理小说奖项来，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高出几筹，可以说是名目繁多、琳琅满目。总体说来，日本的推理小说奖项大致可以分为专业奖和非专业奖两大类。专业奖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、日本本格推理俱乐部、出版社（例如讲谈社、光文社等）、杂志社（例如梅菲斯特杂志）等举办，而且评奖条件严格苛刻，往往是从数百部作品中，挑选一两部佳作，摘得桂冠；偶遇选送作品平庸，该奖项甚至会空缺，宁缺毋滥。专业奖项包括：江户川乱步奖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、日本推理文学奖、日本推理文学新人奖、梅菲斯特奖、本格推理小说大奖、松本清张奖、

横沟正史推理大奖和全日本推理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等。非专业奖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参评范围内的作品，但是获得的是大众文学奖项。例如直木奖、山本周五郎奖、柴田炼三郎奖等。

最值得提及的是江戸川乱步奖，简称“乱步奖”。这个奖项设立于1954年，用江戸川乱步捐献的基金作为该奖项的奖金，以鼓励推理小说的创作和发展。能够获得该奖项，代表了一个推理作家的创作成就，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推理小说作家终身追求的目标。另一个大奖就是设立于1947年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。这个奖更加体现了推理小说的专业精神，获得该奖的作家代表了推理小说的创作成就。同时还规定，一个作家不可重复获得该奖，这为提携新人创造了条件。其他奖项也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，奖金很高，但很难获得。日本的推理小说奖如果细说起来，几十页纸连绵不绝，鉴于篇幅所限，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。

推理小说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，特别是青年读者对日本推理小说更是情有独钟，这源于日本推理小说精湛的谋杀技巧和惊天动地的谋杀诡计。目前我们读到的作品，大多是通过获奖的渠道介绍过来，让我们得以认识这些作家，了解他们的作品。例如日本新一代的推理作家歌野晶午、法月纶太郎、东野圭吾、岛田庄司、道尾秀介等。他们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作品，像一杯杯香纯的酒沁入读者的心脾。看到读者这样喜爱日本推理小说，我们不由得精选了获奖作家的佳作，以飨读者。

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，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。因其篇幅短小、结构精巧、节奏感强等特点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通常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，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。从作品不同的风格中，读者得以一览日本获奖作家短篇推理小

说的功力。书中所选作家有阿刀田高、日下圭介、森村诚一、岛田庄司、小林久三、加纳朋子、黑川博行等。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，看似小小的一件事，或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，几经渲染，便可引出惊天大案，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，变态的、不择手段的杀戮。在撰写故事的同时，作家深刻地揭露了社会残酷的现实，并给予针砭和警世。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所在。读者也可在书中看到比较纯粹的本格派推理小说，读完之后，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受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艺术体验。

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随着情节的发展，不断猜测谁是罪犯。也许，这本书最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。但是，由于每篇小说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诡谲跌宕，恐怕一时难以猜出“谁是凶手”，还是耐心地等待出人意料的结局吧！我们曾经推出《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》、《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2》、《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3》、《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4》、《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5》，由于读者反响强烈，因此，我们再次遴选奉送。

这是一部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获奖大师的佳作选，其质量可见一斑。相信，只要拿起这本书，你就不想放下了。

咖喱

马到成功之年 于陋室

目 录

Contents

不 速 之 客 / 1

蔷薇的杀人 / 18

君影草的尸臭 / 38

悲惨地流淌着血的河 / 65

影子没有名字 / 96

透 明 麒 麟 / 125

毒 女 / 152

从天而降的男人 / 197

你 的 气 味 / 229

蕺 菜 / 258

疑 惑 / 274

不速之客

(日)阿刀田高

后门的门铃响起时，浮田真树子正坐在桌子旁，一边看早报，一边听着以前曾流行过的巴洛克风格^①的音乐。日元升值、台风逼近、警察违纪事件等各种标题映入眼帘，然而最令她感兴趣的，是大田区那起诱拐事件的相关报道。

时间还不到十点。

起居室里白色和紫色搭配得十分协调。在这雅致的氛围里，浅褐色薄绉纱连衣裙绽放出无拘无束的美丽。

她站起身，窥探了一眼邻室的床。幸惠吮吸着大拇指发出轻轻的鼻息声，正打着盹儿，她的枕边浅淡的粉红色窗帘鼓着风软绵绵地晃动着。真树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轻轻地将窗户关上。

然后，她在壁镜前照了一下，轻轻按了按松散的头发。

“来了！”她答应着，将房门打开一条细细的门缝。

来访的人是一位中年女士。

“夫人，您早。”

听到如此亲切的打招呼，真树子立即知道这女人是谁了：“呃。”

女人伸长着脖子朝房间里面窥视了一眼之后，问道：“您丈夫呢？”

“去公司里上班了呀！”

注：17~18 世纪继文艺复兴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流行的艺术风格。

“家里没其他人吗？”

“呃。”真树子露出面对推销人员时那种应酬性的笑脸，若无其事地观察着对方。凡事都心不在焉，这是在山区附近长大的良家姑娘特有的矜持。

站在门口的女人……披发，矮胖的身材，腿脚弯曲呈O形，扁平的鞋子在大腿内侧呈“八”字形。

“我是来附近办事的，顺便……”女人这么解释道，将脚伸进门内半步，顺手在背后将门拉上。

——在早晨这么早的时间里，干什么来了？莫非是开始做保险推销了？

女人的名字叫神崎初江。

真树子是在生幸惠的时候认识神崎初江的。初江是进出医院的护工，护理住院的患者，临时谈好价格将换下来的衣物承包给她洗涤。真树子产后有一段时间休养不佳，就由这个女人来照料。

要说当时给人的印象，她随叫随到，为人十分勤快。也许是真树子一时高兴给了很多小费的缘故，她对真树子的服侍也算是尽心尽力。估计以前也照料过孕妇，所以经常给真树子一些医学性的指导。虽然不知道她的指导有什么依据，但与公立医院那些死板着脸的护士相比，还是这位女护工近在身边招之即来，光是陪着聊天解闷，在精神上也算是个依托。照顾刚刚出生的幸惠在短期内需要这女人帮一把。

对此，真树子也颇为感激。只是，该怎么说呢？总觉得对方有让人生惧的地方。说“令人生惧”，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牵强，但从真树子的角度来看，有些地方让人难以释然。可以说是过分亲切，也可以说是有些强加于人，表面上是喜欢照顾别人、待人和蔼的大婶，然而却好像很过分，有着如穿着鞋贸然踏进真树子的城堡里来的那种架势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人们，对真树子这种养尊处优的夫人不甘示弱地表现出想要对等的意识，有时甚至会很滑稽，一而再再而三地

故伎重演，就会在对方的精神上造成压力。

真树子出院以后，初江也屡次来真树子家造访。从来没有听说过护工有什么善后服务的。

哦，对了。那是出院后不久吧，初江有时也会脱口说出“您如果能雇我帮佣”这样的话来，这也许就是她的目的。

真树子拒绝了。

真树子的丈夫是一家著名企业的骨干，双方的家庭在经济上也很富裕。新婚后很快就能在东京都中心的住宅区里买下如此豪华的房子，这在现在也是很罕见的。在家里安置一个女佣人这样的宽裕也不是没有，但三人的亲子生活里没有必要再安置别人。即使有这种必要，雇佣初江，真树子也会拒绝的。

不管知不知道真树子这样的盘算，初江每隔几个月便会这样锲而不舍地出现在真树子的面前。

“呃，进来吧。”对方的脸上露着笑容站立着不像要离去的样子，真树子无奈只好请她进屋。

“那，打搅了。”初江好像就等着真树子的邀请似的兴冲冲地脱去鞋，“嗨”的一声蹲着将鞋投放在水泥地的角落里。

“幸惠在睡觉？”

“呃，已经到喝奶的时间了。”

“是啊。瞧，真的！还吮吸着手指，应该叫醒她吧。”

初江从起居室向幸惠的卧室里张望着，接着眯着眼睛朝床边走去。

“不要吵醒她。”

“好，好。我知道的呀。很可爱啊。会说话了吧。”

“会讲一些了。”真树子一边说，一边将立体声音响关了。无论怎么想，马罗克音乐都是不属于神崎初江她们这个世界的音乐。

“是啊，还没有到周岁生日就……”

“因为女孩子说话早。”

“这小宝贝很结实，一生出来就很结实。”

神崎初江将“一生出来就很结实”说得很重。真树子也许是因为心情关系才这么感觉到的，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。

真树子分娩后有一段时间原因不明的高烧持续不退，无法照顾新生儿。若是恶性疾患传染给婴儿的话，婴儿会没命的。真树子总觉得这个护工的内心已经根深蒂固地根植着这样的优先感：照顾孩子比照顾孩子的母亲更重要。护工自己也许是无意识的，但内心里却是弥漫着这样的感觉。这对真树子来说是很没趣的。对方是她付日薪雇佣的，只是个护工而已。

真树子踏着毅然脚步返回起居室，从暖水瓶里汲水泡了杯红茶。

“呃，到这里来，请坐。”

“哎。”

“趁热……”真树子焦虑地对初江说道。初江正在床边弯下腰注视着婴儿的睡脸。

这个女人是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连居住的地方都是与这里无法相比的、很不卫生的住宅吧？把脸凑得这么近……如果被黏上细菌就不得了了！

“呃，请过来。”

“夫人，您不用客气。”初江这么说道，被真树子催促着回到桌子边。漂亮的显出木纹的桌子上插着蔷薇的花瓶，释放着淡雅的香味。

“很可爱啊。”

“一醒来就淘气得让人受不了。”

“应该让她尽情地玩，这是最好的呀！让她吃好。”初江在椅子上只坐着半个屁股，一副沉不住气的样子喝着红茶。

透过嵌有花边的窗帘，沉稳的朝阳照射在印有树叶花纹的本色墙壁上。窗户外院子里的草坪呈黄色，一把结实的铁锹放在草坪的正中央。微微散发着的，也许是桂花的香味。

初江目眩似的打量着四周，然后将目光落在自己的膝盖上。关节粗壮的手指令人发憊地萎缩着。手的外观体现着她的生活状况。女人的手指像狗尾巴似的诚实。

在这瞬间，真树子便十分清楚初江心里在想什么，就像镜子里映现着似的一目了然。

这个女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听说结过一次婚，丈夫去世了。记得还听说的确有孩子……大概已经有真树子母亲那样的年龄了吧，却依然还是过着那种整天昏昏噩噩的日子。在那种女人的眼睛里，真树子她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那张脸无论怎样装腔作势显得有多么了不起，但也不知道会在哪里包藏着怎样的祸心。今天不也是有事没事地来看看的吗？

真树子在表面上像良家少妇似的优雅地满面笑容，心里却像刺猬似的张开着警惕的刺儿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见对方什么也没有说，真树子便主动问道。

初江握着手绢一边拭着膝盖上的汗一边抬起头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事。只是，正好要到附近来。心想幸惠一定变得很可爱了吧。真的成长得认不出来了。我照顾她时，她不愿意喝奶，哄她喝奶是最辛苦的事。”

又提起刚刚分娩时的事。

真树子蹙起眉头，露出不悦的神情，尽管她心里在责备自己：对这样的女人，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。

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如亲人般照顾着自己。这是真的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仿佛觉得那也是有着什么企图似的。总是絮絮叨叨地念叨着分娩时的事，想要让人感恩，真让人受不了。与服务相抵的酬谢——多半是完全超出市价——在出院时就已经支付了。

啊，对了！她是因为得到过过多的赏钱，所以才时不时地来打探情况，希望能再次得到这个好机会。

“出院后夫人一个人很累吧。”

“如果有个好的帮手……”真树子唇角浮现出连自己都能感觉到的带着恶意的冷笑，说了句言不由衷的话。她看穿了对方的企图，所以想稍稍玩弄她一下。

初江也视着窥探真树子的神色。

“如果是这里这样的邸宅……”她说道。

“现在没有人想当佣人啊。”

“哎，是吗？现在搬过来还要收拾一下……如果再等一个月……”

不出所料，对方想要扑向饵食。只要知道这一点，这话就好说了。

真树子态度陡变，干脆直言不讳。

“不过，用不着了。幸惠这个孩子不费手脚，何况我讨厌家里有陌生人住着啊。”

初江蜷缩着肩膀低伏着脑袋，不停地折叠着膝盖上的手绢。

若说是阶层意识，也许有些夸张，但的确不能否认真树子的内心寄宿着这样的情感。社会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天生注定要度过富有的人生，一种人与此相反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能勉强谋生，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实。

直截了当地说，这户人家光建筑用地就有一百坪，如果按时价有将近一亿日元的价格吧。真树子没有受过任何委屈，简直像从天而降似的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这些恩赐，初江这样的女人无论怎样努力，即使终身劳作，就连这十分之一都不知道能不能得到，要说不公平就是不公平，这是无可奈何之事。从出生的时候起，就这样注定了。

不知是哪尊神仙走神儿，让真树子出生在富有人家，作为富有人家的女儿长大。前半生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，以后大约也会是这样的。现在在邻室熟睡着的幸惠，也一定会度过这样的人生。

相反，有的人则接受着没有恩赐的残羹冷炙。真树子还有一点不太清楚，这些人活着在想些什么？她感觉如同透过磨砂玻璃看着这一切。

能够想象的，只是那些人在嫉妒自己这样的人——恐怕还怀着近乎憎恨的羡慕，不可能不怀羡慕安于若素的。真树子感到初江有些可怕，其根源多半也就在这里。

即使这样面对着，两人也几乎没有可以交谈的共同话题。神崎初江只是啜着茶，倾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动静。

“嗯……你还在医院里打工吗？”真树子像要打消尴尬似的问道。

“没有。那家医院我已经不去了。医院的工作很费体力啊。”

“是啊。那……”

“我去家政妇女协会那里登记了。因为这边的工作可以挑选，累了还可以休息。”

“那很好啊。”真树子淡淡地说道，一抬头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

隔壁房间里的床上突然传来“呀呀”的欢笑声。

幸惠每次一睡醒，就总是发出意思不明的声音招呼母亲。

“啊，睡醒了。尿布湿了吧。”初江说道，同时像是要回避起居室的难堪似的站起身，三步并作两步朝床走去。

如果置之不管，她肯定会像母亲那样干净利落地开始换尿布。

真树子猛地站起身想要阻止她，不料将椅子带倒，撞在间壁上的小玻璃窗上。但她依然不管不顾地小跑着一个箭步跑向床边，故意不理睬初江，将头伸进小床里，对幸惠说道：

“嗯？囡囡被吵醒了。肚子饿了吧，所以‘呀呀’地叫着妈妈。给你好吃的东西。已经睡过时间了呀！”

婴儿认出母亲的脸，一边晃动着婴儿床，一边“呀呀”地发出更响的叫声。

“真可爱啊。”初江从真树子的背后窥视着，“小嘴一动一动的。肚子饿了吧。夫人，你去调奶。囡囡，阿姨帮你换尿布吧。”

“不用，你不用插手。”真树子用连自己都觉得粗鲁的声音说道，挡住了初江的手。

——忍受不了了！——

育儿虽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但至少这是母亲的特权。没有任何理由让陌生人来指手画脚。

“夫人，是租来的尿布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哎哎，用这样的尿布皮炎会很厉害的。还是用旧的浴衣重新做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这个女人还是希望受雇在这户人家里的。医院的打杂工或家政处的工作都很辛苦，所以无论如何想钻进富裕家庭里跳槽到从容不迫的女佣人行业。没有受过父母恩赐的人如果想至少要体验一下富裕者的氛围，就只有这个办法。如果是这户人家，工作也轻松，雇主大概也不会那么烦人。估计津贴也肯定不会差，包吃饭这种过分的要求也完全说得出口。若要做女佣人的行当，这样的人家的确是最好的。连真树子都这么觉得。因此要卖力地推销自己。这样的女人难道真的会雇她？不妨提提幸惠出生时的事摆摆架子。她很不愿意把幸惠交给这来历不明没规矩的女人照看。

初江就像是没有遛过瘾的狗在等待主人散步的信号似的摆好了架势，只要主人一有指令便立即出动。但真树子极其冷漠，视而不见，简直就像没有察觉到她的存在似的，麻利地换好尿布，然后回到起居室里准备调奶。

“夫人，喂母乳不行吗？”

“我知道的呀！我发烧很厉害，打过退热药。”

“是吗？其实孩子还是喂母乳长大的好。”

“也并非如此呀。现在人工奶也已经很好了。”

“是吗？现在一切都变得方便了。”初江被真树子冷漠的语调压倒，露出奉承的笑容轻声说道。

尽管如此，真树子还在舒缓地调着奶时，她咚咚地跑进隔壁房间里抱起幸惠，一边哄着：“幸惠囡，你还记得阿姨吗？噢，是吗？是

吗？你要好吃的东西吗？”一边把幸惠抱到桌子这边来。

真树子的太阳穴抽动了一下。她动作慌乱地调完奶，便从神崎初江的手里一把夺过孩子。作为真树子来说，她是想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厌恶，但不知是对方没有察觉还是坚持视若无睹的态度，初江始终像大袋鼠似的将手垂在胸前，眯着眼睛注视着婴儿的举动。

看来她大概是真的喜欢孩子。光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但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这样的人都用简单的公式判断人生，以为自己只要表现出喜欢孩子的态度，孩子的父母就会因此而放松警惕，靠这种愚蠢的方法来巴结真树子。得不到恩赐的人，永远都搞不清真心该到何种程度，奉承该到何种程度。

嘀铃铃。

这时，玄关处的电话铃响了。

初江伸出手想要接过幸惠和奶瓶。

“不用。”真树子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以近乎恐怖的心情摇了摇头。她莫名地害怕将初江和幸惠留在起居室里离去。她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……

真树子抱着幸惠走到电话机边。令人惊讶的是初江满不在乎地跟在她的后面，在走廊里看着真树子一边拿起听筒，一边动作拙笨地让幸惠喝奶。

——毫不客气地跟来……把这里当做谁的家啊？——

客人理应有客人的分寸。不知道大杂院里的规矩是怎样的，但宽阔的宅邸有宽阔宅邸的做法。连这些常识也不懂——不，也许是懂的，只因有个曾经沾手照顾过的婴儿，便简直不把自己当做佣人似的在房间里随意走动……

电话是银行打来的进款通知。

“知道了。是一百二十六万八千日元进款吧。”

真树子对着听筒这么回答道，感觉到有一种冷飕飕的寒意。初江对电话里——一百几十万日元这个金额也竖着耳朵听着。

——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

电话打完时，幸惠已经喝完了奶。一喝完奶，幸惠总是在铺着地毯的孩子房间里玩玩具，但现在这种时候，真树子一旦放手，不知道初江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。真树子让幸惠的背挺直打出嗝儿以后，像保护宝贝似的放在膝盖上不放手。

初江紧紧地跟在她的身边，一边散发出狐臭的气味，一边望着婴儿直夸“孩子的眼睛很漂亮”、“看她的脸好像吃得很香”。

真树子觉得再这样继续几分钟自己就要发疯了。自己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厌恶神色，对方都丝毫没有在意。没什么事情却死死地缠着，这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真树子终于不留情面了。

“我一会儿还有事，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……”真树子这么说出口时，甚至感到不可名状的不安，担心对方会突然原形毕露变成了魔鬼。

原本就不会发生那种不可理喻的事，初江夸张地仰起头看了看时钟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幸惠太可爱了，所以待得时间长了。”

“如果能腾出更多时间聊天就好了。”真树子这么说着，心想为什么要对这种不足挂齿的女人不惜撒谎，甚至还不得不表示歉意，她为此感到愤恨不已。

“打搅了。幸惠，拜拜啊。”出乎意外，初江爽快地站起身，突然伸出手握着幸惠的小手。

真树子感到一丝寒意，简直就像蛇的肌肤在抚摸着自己的后背似的，但一想到对方要回去了，便不想再去阻挡她。

“不留你了。”

“多谢您的款待。”

初江鞠了一躬，再次朝幸惠摇了摇手之后关上门。从刚才起就飘荡着的汗味消失了。